

石门沟的“煤黑子”和煤窑洞

■王学斌

石门沟的煤是书声公社前漫甸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物产，有地下黑金之称，全公社约有一半的生活用煤产自这里。石门沟煤矿开采的历史并不长，据说开始发现的地点是在全大队成立最晚的生产队——大柳条沟；有一年，生产队社员在村子下面的沟边挖沤麻池时意外挖出了黑乎乎的煤。从此，柳条沟生产队、石门沟大队、其他大队的小煤窑布满了柳条沟的山坡两侧。七十年代初，旗里成立了地方国营企业——书声“五七”煤矿，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克旗政府旗长苗福田，下放到书声公社任工交助理主抓煤矿工作；煤矿主要领导和重要环节干部是从旗直行政机关调来的国家职工。采煤巷道电灯照明取代了嘎石灯（乙炔），铁轨翻斗车取代了猪里马子车，生产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煤的产量。

小煤窑和五七煤矿距离我家住的上场三四里地，跟同村的小伙伴去煤矿从废碴中拣煤成了我放假后连干活带玩耍的营生之一。拣煤时钻小煤矿的煤窑洞子是最为惊险刺激的事；三两个小伙伴紧跟拉着吱吱作响的猪里马子车的工人（他们自称煤黑子），沿着一排排用粗大桦木柱子支起的巷道

跌跌撞撞地往里摸。如豆的嘎石灯火只能照亮猪里马子车前面一条泥泞窄路，车子的吱吱声、拉车工人的喘息声、巷道一侧哗哗的排水声、我嗵嗵的心跳声充斥在狭窄的煤窑洞子里，这时才真实地感觉到了什么是下地狱。当看到三几盏嘎石灯照亮的采煤掌子面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情豁然开朗。里面的工人几乎是全裸着身子，无论冬夏，煤窑洞子里面都在零上十几度，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让他们穿不住衣服；窑壁上挂着的嘎石灯照在几张布满煤尘的脸上，映射出嘴里的牙格外白。刚进洞时，楞憋着不敢吸气，煤的硫磺气味、嘎石灯发出的臭味、工人的汗味混杂在一起令人窒息。通常一个采煤班四个人，一个掌镐的大师傅，两个小工负责配合师傅装棚子（支护棚梁和矿柱）、装筐、出渣，一个拉筐的小工往外运煤。掌镐的师傅用尖镐把煤层间的灰色渣掏出，待小工把渣清出装车后，然后再抡镐卸煤。每掘进一套棚子（约一米）的距离为一个班。采煤工作既累又危险，经常能听到煤矿砸伤人甚至砸死人的事情。老师傅告诉我们，春季大地解冻时，支护的棚子被压的吱吱作响，压力大的地方，二十多公分粗的横

梁折断高梁秆似的；更危险的是从采空的巷道住出撤棚子，工人们叫“磕棚子”，隔两三套棚子撤一套，要求手急眼快、腿脚灵便，掌镐的大师傅躲在后一套棚子里，磕下前套棚子，小工要迅速拖走棚柱和棚梁，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多数伤亡事故都是出在磕棚子时。打煤工人的吃粮除了正常的人均口粮外，每天还有一斤补助粮，挣的工分也比在生产队劳动的社员高。人们都说采煤工人“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我们小伙伴下煤窑洞子除了看新鲜、寻刺激外，还能找点小便宜，就是帮拉筐的工人拉车，出来后可以先从车上的废渣中抢到混在里面的小煤块，以便及早完成家长们布置的拣煤任务。

书声五七煤矿在全旗算是大矿，记得书记兼矿长叫高清云，是同学高俊生的父亲，与我家同住一个村。财务总管叫郭志谦，是邻村同届同学郭瑞华和下届同学郭文杰的父亲。两人都是克旗资深人物，高清云曾在一个公社当过领导，郭志谦是从旗文化馆调来的。高书记因他儿子负责管理矿上发电用的柴油机被冻坏，气

得大骂道，“再过十年，柴油机上绑块干狼狗都会开。”此话成为当地流传一时的笑谈。老郭会计学问很深；他对石门沟地形地貌颇有研究，推测说这大漫甸下面全压着褐煤。当地人管褐煤叫柴煤，采出来的煤厚薄、大小不同，呈不规则的几何形，并且层层叠叠。令人惊奇的是，揭开煤层偶然还能发现清晰的树叶、树枝形状。后来听老师讲才知道，这是远古时代的森林经过地壳变迁形成的。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难想象在植被稀疏的大漫甸上，如果没有上天恩赐的地下黑金，人们怎样生活下去？我家还会搬到这里居住吗？柴煤拉回家要摊开晒干才能烧，因此，大队部、学校和社员家的院子里都有或大或小的煤垛，家家屋内吹火的风箱必不可少，散布在村中角角落落的煤灰堆更是寻常可见。当早、午、晚生火做饭时，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响起了“刮哒！刮哒！”的吹火风箱声，像一曲优美的交响乐准时回响在石门沟山村的上空。



寻诗

■红

不知岁月随风逝，
倒影青藤带醉容。
临水听松酒意浓，
南柯一梦过千峰。

李学萍著《破晓》一书出版发行

■记者 原国林 王莹莹

近日，由赤峰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旗本土作家李学萍创作的长篇谍战小说《破晓》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这位高产的女青年作家已发表历史、玄幻、武侠等题材的中长篇小说达200多万字。

《破晓》一书做为赤峰市文联重点创作扶持项目，是作者的首部谍战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军统、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故事，作者在小说开篇就设

下悬念，以一条围巾为引子，串连起了男女主人公半个世纪的情感故事，塑造了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本16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出版发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创作的动机是作者在观看国庆70周年大阅兵时受到启发，就用小说这种文学方式来纪念保家卫国的先烈们。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樵夫给予本书高度评价：“通过这篇小说，可以让读者重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

也重新唤醒了读者对抗日英雄的崇敬之情，更加珍惜眼前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神圣使命。”近年来，我旗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在全市、全区，甚至国内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李学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国树希望全旗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李学萍一样，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抒写新时代，传递真善美，弘扬正

能量。”

李学萍从小喜欢文学创作，初中阶段因一部小说丢了下半部曾尝试续写，后来由于与学业冲突一度耽搁下来。但文学的梦想一直在她心中发芽、长大。参加工作后，她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创作，首部小说《契丹驸马》出版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在网络上发表了《绝天一算》《剑挽风杨》《死囚的最后七天》等20几部中长篇小说，总计200多万字。

阅读时光

剥开阴霾见日出

——读作家李学萍新书《破晓》有感

■涟漪



藏书百卷略陈旧，幸得新书慰心神。国庆长假这几天，因天气寒冷，不宜出行，索性宅在家里当“书虫”。宝贝似的拿出李学萍的新书《破晓》“啃”了起来。竟深深被吸引，饭热茶凉亦顾不得吃嚼。

书中章节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读来总让人欲罢不能。有人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而老年读书则如台上观月。”的确，如今读书少了少年时的猎奇心理。因为与李学萍相识，读她的新书，自然多了一份对作者的佩服和对书的结构、内容、情节的品味。

故事发生在哈尔滨，在哪个不平凡的夜晚，美丽女医生陆秋月被劫持！这场景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那样神秘莫测，而这“劫持”，既非劫财，亦非劫色……

在抗战年代，哈尔滨作为日军入侵中国的最前沿阵地，注定了是个多

事之秋之地。李学萍也是以此为背景，开始了自己的谍战写作……

被劫持的女医生非但不计前嫌，还加入了这一神秘劫持组织。她与心上人王亦琛周旋于伪警察、军统、日本特高课之间，“串门”“周起昌”“绞杀”“表叔的手术”……每一次与敌人针锋相对，总让人心惊肉跳，但是他们却又能在危急关头，凭借特有的智慧化险为夷。每一场与对手巅峰对决，刚刚觉得心绪舒缓，可以松一口气时，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学萍善于把握谍战小说的内涵，总让人在措手不及时打出一张稳心牌，然后再釜底抽薪……

总之，在李学萍笔下，那个让日军头疼、又让汉奸走狗屁滚尿流的代号“青锋”的王亦琛，既是博文清雅的教师，又是机智勇敢的“青锋”行动组组长，既是勇猛无敌的大恒木行“四当家”，又是儒秀倜傥的军人副官。可

以说王亦琛在李学萍的笔下是一个“多面手”，是共产党人无畏的战士，他显然是哈尔滨特殊时期的正义化身。

志不同者，道将不合。在人人自危的哈尔滨，尽管王亦琛遇上了久违的同学陈晓桐，因信仰不同，两个人也不能坦诚相待，相反还被陈晓桐的“上峰命令”阴了一把，险些丧身日本人的追杀之下。另一方面，自认为遇上了“情敌”的陈晓桐，还在王亦琛参与送“表叔”行动失败后，被组织“审查”期间，暗中为扣实王亦琛“叛徒”的帽子推波助澜。

被迫辞职、被人诟病，旧伤新疾让王亦琛这个年轻人长病不起，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初心，无论与组织暂时脱离联系，还是虚与委蛇供职于日军麾下，始终与日本人明争暗斗，巧于周旋，让日本特高课谈“青锋”色变，嫉抗日英雄如仇。

李学萍笔下的王亦琛是共产党人

的精英，是民族英雄的楷模，也正是在王亦琛的带动和影响下，陆秋月一步步由稍谙世事的医生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人。

最终，像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因为叛徒出卖，王亦琛这个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落入蛇蝎心肠的日本人伊藤中秀的魔掌，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危亡的大义面前，酷刑和威逼利诱都不能让王亦琛这个看起来瘦弱，意志却如钢铁般坚硬的中国人改变信仰。面对酷刑，舍生取义是王亦琛最坚定的选择！连流着日本血统的日本女孩儿花枝子都被王亦琛的坚毅感动、感染……

正是有王亦琛这样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抗争，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破晓》。

谍战小说《破晓》，就是以日军建立大东亚共荣为背景，写活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民族英雄和英雄骨子里流淌的不屈血脉，读之受教、受益。

再挖一尺

■鲁庸兴

老家的禾场边和路相接的地方有一块凸起的石头露出路面，虽没有大碍，但拉车子经过这里，总是要费些大力气才能越过石头。前几年我想到要挖掉它，父亲挡了说：“不要费事了，那是一片连山的死石头，老早，你爷说他挖过，越挖越大，后来我也挖过，开挖了四方六尺多大，都不能见边，想必是连山的死石头了……”就这样，这片横在路间的顽石就一代一代地留了下来。

那天侄子骑摩托车回来，一不小心，在这片顽石上摔了跤。他说要挖了这一块挡路的石头。我也挡他说，老爷、爷爷和我都想挖了它，但它是连山的死石头，挖不动。

不想，去年回家过年，那块石头竟被翻起来，撂在路边，是侄子做的。原来那石头并不是连山的死石头，而且是四方七尺多大的一块薄石板。侄子只在他爷爷当年挖的基础上往里多挖了一尺，就见了石头的边和底，发现石头原来不是死石头，而且很薄。于是，他就运用杠杆原理，很容易地撬出并搬开了这块石头。

细想，人生的许多事也往往是这样，有时候并不是困难有多大，而是我们的自以为是或懦弱强化了对困难的畏惧。我们常说坚持就是胜利，很多人在掘到第一桶黄金前因为放弃而失败，其实，再挖一尺，就会成功！但更多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离开成功只有一尺，有时患得患失，或者因为旁人或自己的经验告诉他，这个是不可能的，就选择了放弃！有些事情人们之所以不去做，只是他们认为不可能。而许多不可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影响我们做出选择的因素有时很简单，那就是勇气。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难雕”。金石比朽木的硬度高多了，不会因为它的硬，你就放弃雕刻，那样等待你的永远只是失望。但只要锲而不舍地雕刻它，天长日久，也是可以雕出精美的艺术品来的。成功不也是这样吗？只要你努力地追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成功，往往就在于失败之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杂谈

抗战小英雄激励我前行

■王薇

国庆之际，让我想起了许多抗战小英雄。

八十多年前，日本鬼子对我国发动了一场持续14年的罪恶战争，铁蹄之下，国破家毁；兽行所至，尸骨遍野。“哭也没有用啊，喊天也枉然，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打败日本保卫祖国才能有家乡。”残酷的现实催熟了一代苦命娃的思想觉悟，险恶的环境助长了无数小屁孩的血性胆识，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义无反顾地汇入了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

他们有的在后方宣传抗日、防范汉奸、传递情报，有的参军入伍上前线，直接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如共产党领导的“朱德儿童团”、东北抗日联军少年铁血队，国民党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抗日爱国儿童团。其中，王二小的原型王璞11岁就担任儿童团团长的，抗联少年铁血队队员平均年龄不到16岁。忠义救国军抗日爱国儿童团成员年龄更小，大多在10岁至13岁之间。

他们虽然年龄小但能量大，如儿童团团长沙海娃赶羊送“鸡毛信”，儿童团团员雨来潜水掩护交通员李大叔，都能化险为夷圆满完成任任务，还顺便把敌人引诱进了伏击圈、地雷阵。八路军小侦察员张嘎的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他利用被敌人抓进据点审查的机会，索性在里面放火制造混乱，配合外围的游击队救出了侦察连长钟亮，并替死于日寇刺刀下的奶奶报了仇。

他们虽然学历低但境界高，如15岁就被评为“女劳动英雄”的米玉兰，通过写信说服了当伪军的哥哥带枪弃暗投明，回到家乡担任了民兵副队长。满城县沦陷区有个娃殷的学生拒绝接受奴化教育，坚决不唱日本歌，当着老师的面撕烂了美化敌人的教材。灵寿沦陷区有两个小孩拒绝毒害骨肉同胞，敌人强迫他俩往抗日根据地的水井里投毒，可他俩一到根据地就向政府坦白交代了。

他们虽然身体弱但意志坚，如儿童团团员温三郁、组织委员张六子，宁死不向敌人泄密，一个身中4刀，被砍断了5根手指；一个身受火烧，被石头活活砸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忠义救国军抗日爱国儿童团，宁死不向敌人投降，前者8个女官兵集体投江殉国，最小的女战士王惠民年仅13岁；后者300余名小战士一直打到全军覆没，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正因当年有了千千万万少年小英雄的自觉抗争、自我牺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龙脉才得以延续，新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才得以建立，新时代小主人养尊处优的局面才得以开创。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我们必须永远感恩抗战英烈，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好好学习、勤奋工作、团结奋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决不让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剧重演！



放风筝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 林雨生

春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得暖和了，大家都来到广场草地草坪上放风筝。天空蓝蓝的，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在镜子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风筝，它们像一朵朵绽开的花，绚丽多彩。

我急忙拿出风筝，迫不及待地跑起来，一开始，风筝只飞一点点高，老是飞不起来，没想到最后反而掉到了地上。我不服气，再次冲了出去，抛出了风筝，可是这风筝像是和我做对一般，飞了没一会儿又一头栽了下来，我灰心丧气地站在那里，看着风筝一动不动。这时，妈妈走过来，和蔼的对我说：“放风筝关键是要看风向，掌握好风向，坚持下去，一定能成功。”

我按照妈妈说的去做，顺着风的方向快速跑，风筝慢慢地起飞了，飞得越来越高，我的心也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越飞越高……

太阳偷偷地下山了，小朋友们都陆续地回了家，我也不得不收起了风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广场。今天虽然很累，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要先掌握技巧，然后不断努力，才能够获得成功。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